

亡者交响曲

(伊朗) 阿巴斯·马阿鲁菲 著
穆宏燕 译

伊朗 20 世纪末期现代派小说的扛鼎之作

伊朗版《喧哗与骚动》
再版 34 次，销量近二十万册

荣获苏尔冈普哲学文学出版社基金年度小说奖

亡者交响曲

(伊朗) 阿巴斯·马阿鲁菲 著
穆宏燕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亡者交响曲 / (伊朗) 阿巴斯·马阿鲁菲著 ; 穆宏
燕译 . -- 北京 : 五洲传播出版社 , 2019.4
ISBN 978-7-5085-4141-9

I . ① 亡… II . ① 阿… ② 穆… III . ① 长篇小说—伊
朗—现代 IV . ① I37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49332 号

亡者交响曲

作 者: 阿巴斯·马阿鲁菲 (伊朗)

译 者: 穆宏燕

出 版 人: 荆孝敏

责任编辑: 杨 雪

助理编辑: 刘婷婷

版式设计: 高 洁

出版发行: 五洲传播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6 层

邮 编: 100088

店 话: 010-82005927, 82007837

网 址: www.cicc.org.cn, <http://www.thatsbooks.com/>

印 刷: 三河市祥宏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22.75

字 数: 250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.00 元

购书咨询: (010) 82007837 电子邮箱: liuyang@cicc.org.cn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

联系电话: (010) 82005927 电子邮箱: taoyuzheng@cicc.org.cn

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

有志者事竟成，条件是大自然不能有抗拒的念头。

孤独只有在热闹处才能感知。

有什么区别呢，是这个国王还是那个国王。对于我们这些只需要一口馕度日的人来说，管他是希特勒，是罗斯福，还是国王。驴子还是那头驴子，只是它的馱鞍换了。

往往第一个孩子会交还他人的厚爱。

苏尔梅的眼泪从她颧骨上滚落下来，她以一种特殊的平静说：“爱上你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”

以至仁至慈的真主的名义

（嘎比勒）说：我一定要杀掉你。（哈比勒）说：我没有罪，真主只接受虔诚者的供奉。即使你伸手杀掉我，我绝不会伸手杀你，因为我畏惧世人的主。我希望，杀死我的罪与你叛逆的罪都返还于你，让你下地狱，那里的火是对世上暴虐者的惩罚。那时，说完这番话，欲念蛊惑他杀他的弟弟。他就杀害了他，由此成为损折之人。那时，真主鼓动一只乌鸦用爪子在地上掘出一个坑来，向他示意如何把他弟弟的尸体掩埋到土里。（嘎比勒）对自己说：我真傻，我比这只乌鸦更加无能吗？我不可以把弟弟的尸体埋在土地里呀？之后，他埋葬了弟弟，并对此事非常懊悔。（《古兰经》，筵席章，第26节）^①

① 这段文字讲述的是人祖阿丹（相对于《圣经》中的亚当）的两个儿子的故事，即嘎比勒杀弟哈比勒的故事（相当于《圣经》中该隐杀弟的故事），作者并未严格摘自《古兰经》原文。这里，附上马坚先生中文译本《古兰经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）中的相关经文。《古兰经》第五章“筵席”言：（5：27）你当如实地对他们讲述阿丹的两个儿子的故事。当时，他们俩各献一件供物，这个的供物被接受了，那个的供物未被接受。那个说：“我必杀你。”这个说：“真主只接受敬畏者的供物。（5：28）如果你伸手来杀我，我绝不伸手去杀你；我的确畏惧真主——全世界的主。（5：29）我必定要你担负杀我的罪责，和你原有的罪恶，你将成为火狱的居民。这是不义者的报酬。”（5：30）他的私欲撺掇他杀他的弟弟。故他杀了他之后，变成了亏折的人。（5：31）真主使一只乌鸦来掘地，以便指示他怎样掩埋他弟弟的尸体。他说：“伤哉！我怎不能像这只乌鸦那样，把我弟弟的尸体掩埋起来呢？”于是，他变成悔恨的人。

目 录

第一乐章 / 001

第一部 / 003

第二乐章 / 079

第三乐章 / 221

第四乐章 / 269

第一乐章 / 2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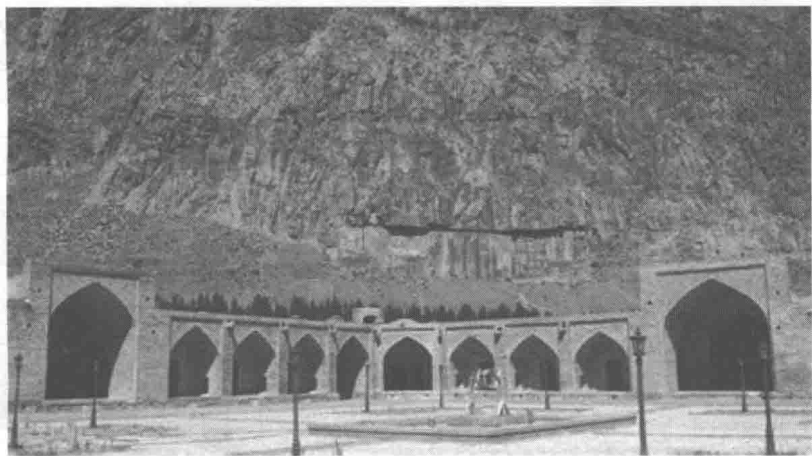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部 / 287

注：交响曲一般分为四个乐章，每个乐章的基本特点为：第一乐章为快板；第二乐章速度徐缓；第三乐章速度中庸或稍快；第四乐章又称终乐章，速度急速。本小说结构与交响曲基本一致，只是把第一乐章分作两部，分别置于小说的开始和结尾。

第一乐章

第一部

轻柔的烟，在干果贩子们的客栈^①圆顶^②和拱形门洞^③下盘旋，又从客栈前面的喷嘴钻出去。客栈深处，几个搬运工在一个铁桶中烧木块。有时候，假若有勇气把手从毯子下伸出来的话，还可以嗑



伊朗旧式客栈、拱形门洞，两个大拱形门洞后的屋顶是圆顶

① 客栈 (kārvānsarā)：伊朗传统的客栈是巴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南来北往的商旅，集中在巴扎进行货物贸易交换。其中，客栈是商旅下榻之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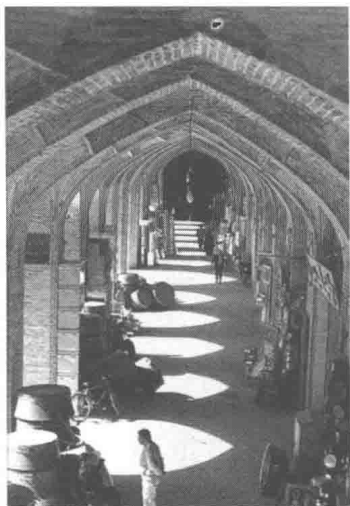
② 圆顶 (gonbad)：指半圆球形的屋顶，形似莲花蕾。

③ 拱形门洞 (tāgh)：指圆弧形挑尖儿式的门洞，形似莲花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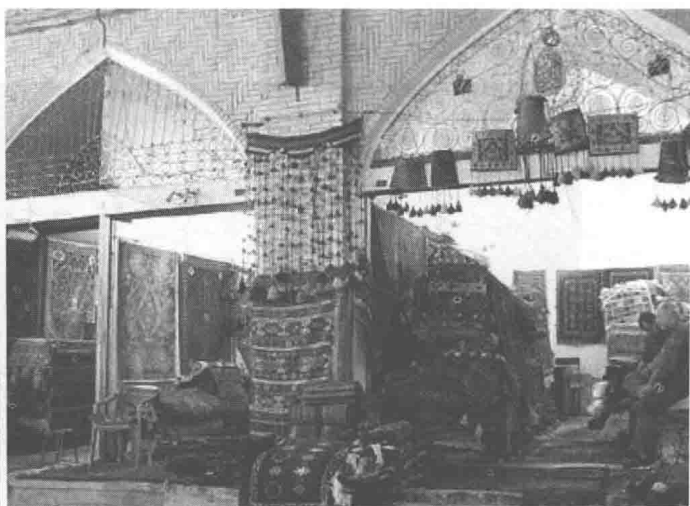
嗑瓜子。他们身后，有一个墓穴似的地方，三个人在大锅里炒瓜子，烟雾与蒸汽彼此混杂。雪已经停了。

所有的灯盏，甚至汽灯，都亮着。雾霭中的客栈远远看起来就像一座村庄。“信誉干果店”店铺^①的右手边廊道^②上，两个男人沉溺于桌子上汽灯的温暖中。乌尔韩·乌尔汗尼坐在桌前，他旁边是警察阿雅兹。

警察阿雅兹每周四来这个店铺，坐进一张大椅子，将双脚放在一张小方凳上，擦干额头上的汗水——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——如



巴扎里由拱形门洞组成的廊道



巴扎里的隔间店铺

① 店铺(hojre): 特指巴扎里一个隔间样式的店铺,与街上的小商店(maghāze)和大街上的商场(frushgāh)不完全一样。

② 廊道(dālān): 指有封顶的通道。一般指巴扎里由隔间店铺和拱形门框组成的通道。伊朗旧式大户人家的住宅建筑样式也是有廊道的,小巷中的封顶处也称廊道。

果一时没有空着的大椅子，他就坐在装着瓜子的麻袋上，说：“我这么大的块头，怎么能坐小椅子上，啊？”

只要他想，哪怕是那么威严的父亲，他也能够用两根手指头将之拎起来，悬吊在天花板的挂钩上。他有一张肥胖宽大的脸，一颗小脑袋，左边脸颊上有一个痞子。此时，他的左脸颊已经跟他整张脸的其余部分没什么区别，满是皱纹。他买一西尔^①的开心果，无论别人怎么推却不用付钱，他都从不妥协。付完钱，他就剥出开心果仁，堆放在桌子上，然后把那全部开心果仁一下子全部倒进嘴里。那个时候，乌尔韩会给他倒一杯凉水拿来。

父亲很喜欢他。也正因为他曾市里的老警察，知道很多事儿。大千世界从东到西全在他的掌握中，对每件事情都很稔熟。父亲说：“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。”除夕夜，他总是给家里送去十一二公斤各式干果。一周一周地犒劳自己。然而，现在，父亲已经在多年前故去了，乌尔韩依然遵守着每周的约定。

那边，柜台后面，两个年轻佣工手插在兜里，头上戴着皮高帽，大衣的领子竖起在耳朵后，窃窃私语。就像乌尔韩和阿雅兹，悄无声息，头靠头。

阿雅兹说：“我就像狮子一样是你的坚强后盾。”

乌尔韩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犹豫不决。他说：“不会喷出去的痰掉自己脑袋上吧？”

“得快刀斩乱麻。”

① 西尔：伊朗重量单位，约合 75 克。

“如果事情泄露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不能泄露，你必须机灵一点。”

乌尔韩沉思了片刻，然后瞟了阿雅兹一眼：“就像优素福？”

“难道有谁闻到气味。好多年过去了，没有发生任何麻烦。”

“我亲耳听到人们说‘杀兄弟者’。”

阿雅兹叫道：“人们在胡说八道。”又压低声音说：“人们在真主背后也会议论。”

“亲爱的阿雅兹，这是一个无底深渊，我可以不把脑袋赔进去吗？”

“你只需要说，我是不是你爸的老友？”

“这些都是事实。但是……”

阿雅兹说：“你让我想起你爸来。他可是个十足的缩头乌龟。”

乌尔韩用手抚摸了一下没有头发的脑袋，把脸靠近汽灯，说：“我可不是胆小鬼，我敢做任何事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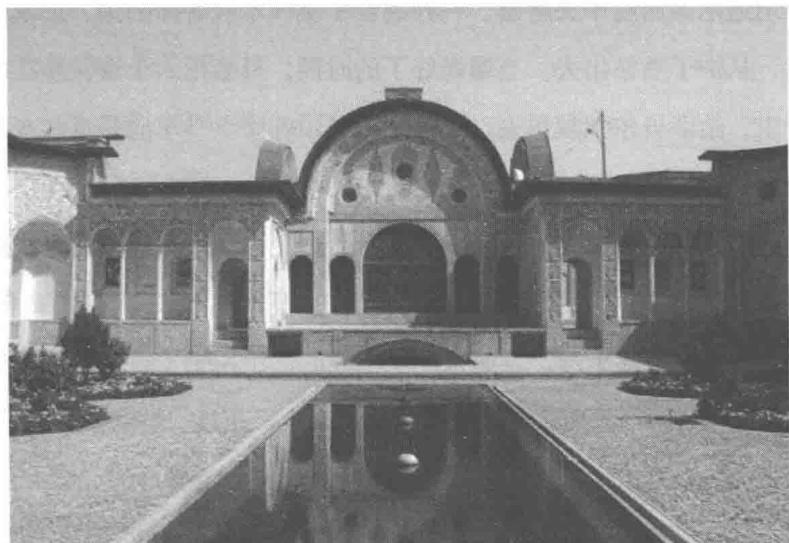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曾问我，该把那荡妇怎么办，我说你跟她离婚就得了。你受损失了吗？现在，你又问我，该把那渣男怎么办，我说除掉他。后天，他女儿的身影出现的时候，你已经不再是小店主了。总有一天，你会看到，一个金发姑娘来到这里，问：先生，我爸的店是在这儿吧？”

乌尔韩沉默不语。

阿雅兹说：“现在，事情已经到了这地步，你别再磨蹭了，就在此刻，赶紧上路。”

乌尔韩说：“这雪地里？我该去哪儿呢？”又望着外面。

天空在地上铺上了一层雪。很多年之后，人们会说就是那黑色的一年。一半人，在庇护所里蠕动；另一半人，不得不伴着雪和严寒，挣扎着维持生计。雪全都下完了。一种奇异的寂静笼罩了大街小巷，水管结了冰，汽车也不动了，大街上一堆一堆的雪堆积起来了。店商们把人行道打扫干净了，但是仍然有前夜下的半米高的雪铺在地上。



伊朗旧式大户人家宅子正房中央的伊望

在窄窄的小巷中，雪高高堵住每家每户的大门，人们在下面挖通道，小心翼翼地相互贯通了的通道上来来往往。是灾难降临吗？也许吧。无数个冬天来了又去了，也曾降下过很多雪，但是没有人记得有过如此多的雪。乌鸦征服了城市，每棵树上都有几只乌鸦。

它们也待在宅子里。悠闲地栖息在伊望^①的栅栏和塔拉姆上，或者是跳过去跳过来。一座宅子，高高的围墙，带角的房檐，双层的窗户，寒冷而无生气，在大雪中被遗忘。楼上房间的天花板已经凹陷，腐臭的气味多年以前就滞留在楼下。没有人住在里面，也没有灯被点亮，或者至少应该有人来把房顶的雪铲下来，大门口灯台的灯罩也碎了。
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母亲还在，她从坎迪弄来面粉，揉好面团，在坦迪尔大厨房中央烤馕。一种混合了馕和木炭香味的烟，形成管状，从炉子里钻出去。当馕烤好了的时候，母亲把六个馕包裹在帕子里，给萨贝尔叔叔送去。阿依丁和乌尔韩坐上马车向萨贝尔叔叔家赶去。萨贝尔叔叔的妻子往他们兜里塞上一些好吃的东西。
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每当父亲从台阶走上去，就用手抓住管状护栏数管子。二十一根。在那上面，父亲把皮高帽摘下来，挂在衣架上。脱下大衣，抖落干净，挂起来。还把他的裤子用帕子擦一擦，但是不挂起来，就平整地放在房间里的小垫子上。早晨，当他穿上裤子，裤子的线条可以切开哈密瓜。

他还有一个姐姐，名叫阿依达。她的背部和一些隐秘的部位，在厨房和储藏间中，在风湿病的疼痛中煎熬和毁损。最终，毁掉了。

然而，现在，在房间滞留的寒冷和寂静中，不再有乌尔韩蜷缩

① 伊朗老式建筑都是一家一个四方形的庭院。庭院中间是果园和水池，庭院四边是房屋。房屋正厅中央一般有供休闲用的拱形门洞式的阳台，叫作“伊望(Ivān)”。“伊望”上有时会有栅栏(narde)，以防跌落；伊望两侧门洞的矮栏杆（一般可以坐在上面休息，观看庭院）称为“塔拉姆”(tāram)。

在肮脏的被单下，幻想着能够舒服地睡觉。不再有了。所有的人都死了。这是结局。

他说：“无论如何，应当把这个也了结。”

阿雅兹说：“那你还磨蹭什么？”

“他在哪儿呢？”

“就跟往常一样，舒拉比咖啡店。”

“在这大雪中？”

“你又不是阿拉伯小孩。阿尔达比尔^①的孩子与雪一起来。刚才，他也许已经死了。”

“没有死。我知道他还活着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已经过了十天，怎么还能活？”

乌尔韩肯定地说：“阿依丁还活着。我不相信他会死掉。昨天，我才知道他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儿；我才知道他的身份证在他们手中。如果他还活着，明天我们就会有千条罪状，阿雅兹。”

“那你就赶紧去。我像狮子一样是你的坚强后盾。四周没有一点动静。你别看我老了，我还是那个警察阿雅兹……”

乌尔韩倾听着汽灯的嘶嘶声，想着一个十五岁的金发女孩，总有一天会来。

阿雅兹埋下头，贴向乌尔韩的脸部：“老弟，快点啊。”^②

① 阿尔达比尔：伊朗一省份名称，在里海西南沿岸，纬度较高，背靠高加索山脉，冬天气候寒冷。

② 原文中这句话是伊朗阿塞拜疆语。

乌尔韩不吭声。阿雅兹说：“我如果是你爸，求真主宽恕，就是那些年，阿依丁脑子发热，想做诗人，我把他带到边境，把他弄出去，让他走了。”

乌尔韩说：“老爸，老爸。老爸也怕他。”

“你也怕。”

“不，我不怕。我只是不忍心。”

“上个星期，你如果去了，现在就什么烦恼也没了。人嘛，就是该吃，吃；该喝，喝；否则就是死人一个。”他站住把皮毛高帽戴在头上，把大衣的扣子从下往上逐个扣好，显得笔挺。这时，他以一种仿佛对下级的命令口气说：“你打算咋办？”

乌尔韩回过神来，抬起头，说：“我去。”

阿雅兹一跺脚：“跟我一个样儿。起来，赶紧去。”然后，他走了。

他忘了拿他每周的犒劳，或许他不想要了。他把乌尔韩扔在那里发呆。多么奇异的孤寂降临于人。他中了巫术，呆若木鸡，就像一座山。然而，可以待着不动吗？

片刻之后，正好下午两点钟的时候，乌尔韩无法像往常一样把每日账单汇入总账，尽管他试图结账。他神情恍惚地数了一下收入的钞票，放进裤兜里。他把账本放在算盘架上，忘了放进桌子的抽屉里锁起来。但是，没有忘记皮高帽。那帽子不论冬夏他都戴在头上，干活的时候他把它放在桌子上，要走的时候拿起来。他拿起帽子，戴在头上，扣上大衣的扣子，用目光在店铺里巡视一圈，不想再让佣工们干什么，便说：“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
他站在那里，让佣工们拿起他们的饭盒离开。有一瞬间，他觉得应该要拿什么东西，或者是做件什么事情。但是，无论他怎么四下打量，使劲想，也想不起来。他把汽灯的气放空，走出店铺，把门从上拉下来锁好，把每个地方仔细检查了一番。

他走到客栈前厅。廊道汇合处^①的台阶上坐着乞丐玛尔塔。他把一张五土曼的钞票放在玛尔塔的手心里，说：“玛尔塔，冻坏了吧？”

老姬说：“太冷了。”然后，迅速把手伸进她的包袱里，说：“愿真主赐福你。”

乌尔韩折回去，看见客栈深处的搬运工，在一个铁桶里烧木柴。



巴扎的廊道汇合处

① 廊道汇合处，即巴扎内各个方向的廊道的汇合处，这里往往是巴扎里最热闹的地方，南来北往的人都从这里经过，因此“廊道拐角处”的店铺是位置最好的店铺。一般来说，廊道汇合处会有一个通向客栈的出口。